

牛汉“潜在写作”的生命诗学论略

袁仕萍

(襄樊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樊 441053)

摘要:七月诗派重要成员牛汉,在文学失落的历史空间重新找回诗性。“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达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代表了牛汉诗艺历程中富有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牛汉的“文革”诗作,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将最大的精神关切置放于生命本身,体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以生命的体验去寻求艺术的创造,这是牛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关键词:牛汉;“文革”诗歌;潜在写作;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5-0040-04

在1949年以后的潜在写作之中,七月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在严酷的年代,已遭摧毁的“胡风集团”实际上以一种特殊方式形成了新的精神集结,对于这种集结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史和思想史课题。在潜在诗歌写作层面上,共同命运使得他们的诗学立场和话语特征表现出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常常从个人人生的苦难体验,去把握苦难时代的历史进程;而个人的曲折遭遇,实际上也反映着历史的一部分曲折”^[1]。但在这种共同命运之下,也有明显的内在差异。1955年以后,“胡风集团”的核心人物胡风以旧体诗的方式所从事的“牢狱写作”,表现出痛切的反思、怨愤、刚强和对理想的无比忠诚(如《〈红楼梦〉交响曲》、《怀春室杂诗》、《怀春室感怀》及集外诗歌);身陷囹圄的曾卓固执地寻找童心(如《给少年写的诗》)、吟唱着苦难之中的爱情与温暖(如《有赠》、《雪》),并以“嘶哑的喉咙”抒发着对于飞翔的向往(如《呵,有一只鹰》、《悬崖边的树》),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绿原在人类历史与荒诞的社会现实及个人处境的对照之中从事着对于现实的批判与谴责(如《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带有明显的思辨、自嘲和讽刺的色彩(《自己救自己》、《面壁而立》和《好不容易》)。本文所谈论的牛汉,作为“胡风派”的重要成员,于1955年5月14日,在全国范围内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第一个遭到拘捕。在文学失落的历史空间,在极度痛苦和寂寞中,牛汉重新找回诗性、找回自

我。牛汉的诗歌创作是政治强权下诗的反弹,由于相应地远离“文革”大一统的政治话语系统,回到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性话语建构中,表现了与当时主流诗歌迥异的诗风,在社会政治的低气压带和个人生命的低谷期,诗人却达到了创作生命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讲,牛汉已然成为七月派精神的当代延续,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促使他走向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和艺术意境。

一、牛汉与诗歌的两次“患难相交”

作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牛汉的诗歌写作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鄂尔多斯草原》、《绿色的生活》和《智慧的悲哀》(诗剧)等重要作品,形成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1998年,诗人曾说:“回忆起来,有两段时间我与诗患难相交,真正到了狂热的地步,诗成为我的第二生命”^{[2]6},其中,一是指“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陕北未成”所经历的“一段死寂而又骚动不安的生活”^{[2]7};另一段就是“文革”后期的1971年至1974年。显然,牛汉的诗人身份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得到了鲜明的突显并为其所珍视。他在很多场合对自己在这两个时期作为诗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有过真切细致的描述。在题为《危难与抗争》的札记中,牛汉曾这样描述过他第一次与诗歌的患难相交:

1940年至1942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烦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在这两

* 收稿日期:2009-06-15

作者简介:袁仕萍(1973-),女,湖北襄樊人,襄樊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学。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现代文学中的民间”(2007Q063),项目负责人:袁仕萍。

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囹圄冲出去,但经过几番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荡的时候,诗却写得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古墓的一片丛林中看诗写诗,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险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3]

在这里,诗人所面对的严酷现实,无疑是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的白色恐怖,牛汉的诗人身份的完成,正是出于对现实的反抗和对作为理想的陕北的向往,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所有的苦恼、烦躁与抑郁不舒,所有的勇气、安慰以及抗争,无不出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高度紧张。牛汉在40年代所遭遇与目睹的现实苦难催逼着他的写作,从而也实现了诗人的第一次诞生。这在40年代诗歌中亦有着突出的表现。

对于和诗歌的第二次患难相交,诗人说:

文革后期1971年至1974年,管制放松了,成天幽灵般游荡在日渐空茫的文化部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难,反刍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那阶段写诗最简单。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给自己读。往往是吃了晚饭独自在湖边山丘上的枫林里,边乘凉边打腹稿。身边牛在反刍,我也在反刍。^[4]

“反刍”是一种特殊的抒情姿态,是流放者诗人在逆境中仍然执著地追求诗艺之探索精神的诗性写照。正是由于不断的反刍,诗人才自觉地发现了他与诗歌两次颇为相似的患难相交。一方面,牛汉自认为这两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处:孤独,郁闷,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现了非常空旷的地带,活得很单纯、自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文革’后期的这种自在和单纯,是经历过几十年的苦难生涯才到达的境界。这自在和单纯与四十年代的单纯有本质的差别……当时的单纯跟简单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种单纯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练,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才获得了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2]7}多年的苦难催逼着牛汉,使他在“文革”后期“对人、对诗有了整体的历史的彻悟”,“真正觉得告别了过去的人生和过去的诗”,导致了他的“与过去决裂”^[4]。那么,在历史的苦难与深刻的反刍之后,牛汉所告别与决裂的究竟是

什么?“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显然将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一个切实而有效的途径。牛汉迄今为止收录其诗歌作品最为全面的诗集《牛汉诗选》中的第二辑专门收录了他在“文革”时期的22首诗。在1970年至1976年间,牛汉在其接受思想改造的湖北省咸宁地区文化部“五七干校”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华南虎》和《悼念一棵枫树》外,还有60余首诗、3部长诗以及一些散文作品,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尚未整理面世。1983年绿原为牛汉的主要收录了这些诗歌的诗集《温泉》作序时说:“这些新诗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认为诗神咽了气,想不到牛汉竟然从没有停过笔。”^[5]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在那样一个严酷而荒诞的年代里,包括作家和诗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彻底终止自己的言说与思考,留下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证词。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得到了诗人特别的珍爱,认为“那一阶段的诗在我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4]。牛汉的“文革”诗作确实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征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代表了牛汉个人诗艺历程之中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富于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

二、牛汉潜在写作中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牛汉的诗歌中,生命体验和对生命的呼唤将诗歌所有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表现手段都凝聚起来,成为他诗歌中坚强不屈的力量和正直率真的品格。生命体验贯穿了他全部的心路历程,使他的人格和诗格都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牛汉最为独特的生命体验主要表现为生命的冻结与囚禁的困厄意识,鲜明地体现于70年代早期的《华南虎》中,深陷囹圄之中的猛虎在无奈与默然之中潜伏在心底的生命力,集中表现了生命在受到禁锢、捆绑与残害之中的挣扎与搏击。猛虎那不羁生命之魂正是诗人在遭受劫难之时的真实写照:“我看见铁笼里/灰灰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闪电般耀眼夺目/像血写的绝命诗。”这是生命在绝望之境中发出的撼动人心的呐喊,是生命不甘屈服强力的渴望。“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这里诗人的生命体验生成于猛虎的实实在在的、健壮的身体和四肢之中,在它强劲的大腿、破碎的趾爪之中,也生成于诗人的想象之中,成为诗人心灵幻化出来的生命意识。读着这样的诗作,

我们的心灵不仅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有一种彻骨的心痛，仿佛心收缩起来，又在阵痛中释放着一种能量。读他的《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也有着同样的心痛的感受。这是一首近乎美丽的诗，在童话般的幻想与期盼中，希求获得自由的鹰飞向高高的天空，永不坠落，幻化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星：“自由的鹰/不愿坠死地上/最后变成一颗星/永远悬在高高的天空。”然而，这幻美的童话背后却是鲜血淋漓的现实追求——鹰为获得自由，啄碎了自己的脚爪而无法停落在地面上，无法捕食。这种近乎牺牲生命以换得的飞翔的自由，永远带着人格的悲剧性唯美色彩，为诗歌增加了审美深度和能量，令我们的心无法不为之颤抖。

诗人对窒息的黑暗命运的抵抗，对生命的呼唤，对自由的渴望是热切的、激昂的、悲壮的、猛烈的，即便是在极度渴望中的梦想也如风暴一般狂烈，令人警醒，使人惊异，让人敬畏。在这一点上，牛汉的“华南虎”与里尔克笔下的“豹”表现了明显的区别。在里尔克的《豹》中，“豹”的处境只是被监禁，虽然它仍然具有“伟大的意志”，它“无声地撩起”的“眼帘”仍将会引起人们的惊恐，但在总体上，“豹”的“疲倦”与“静寂”喻示了作为存在者的人的自由的本体性困境。“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豹”所面对的“铁栏”，正是构成了人的外部处境的“宇宙”或“世界”本身，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所以说，自由的限制以至于永恒的“被禁”，正是存在者无以突围的本然处境。“自由”与无往而不在的“限禁”的冲突，成了里尔克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使他的诗歌具有更加鲜明的抽象意味。而牛汉的“华南虎”，除了自由的严重“被禁”，更有着残酷的肉体伤戮（“每个趾爪/全都是破碎的，/凝结着浓浓的鲜血/……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和精神折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有人用石块砸它/有人向它厉声呵斥/有人还苦苦劝诱”），“华南虎”的现实处境显然更加严酷。里尔克的“豹”喻示了对存在的深刻绝望，而牛汉的“华南虎”却有着“豹”远远难以相比的更加尖锐的生命痛楚和对“困境”与“伤戮”的绝命般的反抗与突围。在牛汉这里，每一种生命都有其不可让渡的权利和价值。如《野花》，在他看来，即使是“野花”，“也有母性的温柔/在分娩的前夕/它们的生命也流溢着/欢乐与甜蜜”，它们在“行将凋谢的时候/都突然地散发出一些/甜滋滋的/像奶汁般的气息”，所以他对这一小小的生命充满着“喜欢”与“珍爱”：“我喜欢/打开窗户/常常地呼吸/野花野草的气息/不仅肺叶需要/还由于心灵的热爱。”如《有这么一条路》，即使是在“劳改”的时刻，他的沉重的脚步，也会躲闪着他们。如《车前草》，诗人对平凡的生命充满了敬重，所以讴歌那些“默默地没在脚印里”的“车前

草”。如《蚯蚓的血》，甚至希望在“粗大的脉管里”“注进生命里”“只有一滴两滴血”然而却是“默默地/在地下耕耘一生”的蚯蚓的血，“哪怕只是一滴”。

在诗人笔下，虽然生命如此可喜可敬，却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在《鹰的诞生》里，“鹰的巢，/筑在最险峻的悬崖峭壁”，雏鹰也是诞生于风雨雷霆之中。而他的《麂子》，则更以急切的呼告对步入险境的生命发出提醒：“远远的/远远的/一只棕黄色的麂子/在望不到边的/金黄的麦海里/一蹿一蹿地/似飞似飘/朝这里奔跑/四面八方的人/都看见了它/用惊喜的目光/用赞叹的目光/用担忧的目光/麂子/远方来的麂子/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五六个猎人/正伏在丛草里/正伏在山丘上/枪口全盯着你/哦，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戴望舒所译《洛尔迦诗抄》是牛汉在咸宁干校时不多的几部书籍之一，诗人也曾自陈《麂子》一诗所受的洛尔迦的影响。我发现，牛汉的《麂子》与《洛尔迦诗抄》中的《猎人》虽然有一定的可比性，但《麂子》通过对“麂子”的“天真无邪”和人们的“惊喜”、“赞叹”以及“担忧”情绪的渲染，使得诗歌的情境更加充满着高度的紧张，充满着不祥与凶险。《猎人》之中，诗人有着明显的冷静与超然，然而《麂子》却有着诗人主体对于正在逼近的危险的极度焦虑与深切关怀，也许这种区别正是来自于其时的牛汉对于凶险的世界所具有的更加深刻的“被害”体验。

如果说这些诗是以自然界的生灵被损害、践踏、毁灭来象征人类生命被损害的话，那么，《雪峰同志和斗笠》、《关于脚》、《把生命化入大地——忆孟超》三首诗，则直接抒写了冯雪峰、孟超在“文革”期间的苦难遭遇。冯雪峰曾参与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四人帮”一伙鼓吹所谓“空白论”和“新纪元论”，肆意攻击“三十年代文艺”，“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从而对冯雪峰横加迫害。“文革”时期，冯雪峰与牛汉同在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和改造。牛汉用诗写出了雪峰同志的高尚人格和对革命事业的赤子情怀，表现这位革命文艺先驱的高风亮节。《关于脚》描写饱经风霜雪雨的雪峰同志的脚，已是“干干瘦瘦”，“青筋弯曲而隆起”，那上面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敌人的“铁镣啃的伤痕”，又因“四人帮”的迫害而使他的“脚掌布满了厚厚的茧”。这双历经苦难的脚，雪峰同志认为它们“像手一样美好”，且“比脸面重要得多”！在那种艰难困苦炼狱里，雪峰同志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人格操守，着实让人仰慕。诗人不仅写出了冯雪峰对祖国、人民的赤诚，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心声：“雪峰同志的

话,象碧清的河水,洗涤着我的心灵。”难怪诗人自己身处逆境却从不退却,饱受打击也从不倒下。孟超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合作新编历史剧《李慧娘》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把生命化入大地》写他生前的形象“被时间的风雨冲刷得异常的简洁”,“只剩下弯曲的骨骼和不弯曲的心灵”,“他的生命洗练得不能再作一点删节”,仿佛诗人在雪地上画的一幅速写,可是“孟超咯咯地笑着”,要把自己一点不剩地化入祖国大地。这是多么铿锵的话语,也是多么不屈的灵魂!

牛汉诗歌创作过程在此就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过程,而他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也正是生命的体验。作为读者,我们难以启齿说我们是在欣赏、领略或者研究他的诗歌。因为,若是欣赏则我们必须站在“他者”的角度去认识他的诗歌,若是研究我们则必须以冷静的心态剖析他的诗歌,但这是我们难以做到的。我们相信,那些深爱着他的诗歌的人们都必须用心灵去贴近他的诗歌,用灵魂去领悟他的诗歌。只有这样,生命的信息才能够真正传达给我们,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他和他的诗歌一道进行着生命的体验。

当代中国诗坛多年来一直以“生命写作”和“现代诗性”为其突进的旨归,但在实际创作中,真正能深入这一境地者并不多见,用“生命写作”,大都或误读为青春激情的快意宣泄,所谓的“原欲喷射”或变异为诗意的“简单提货单”;于“现代诗性”,则多以投影西方观念为能事,或囿于技术/语言层面的引进与复制。显然,生命体验的深浅与主体人格的强弱,是能否真正企及这一旨归的关键所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有一种肤浅浮躁的换代热,被称为“第三代”的前卫派诗歌作为传统诗美学的对立面而显现。第三代努力想写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在他们的作品那里,生命体验常常表现为

一种低层次的体验。”^[6]牛汉的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是,立足于脚下这块土地,取源本真生命的真情实感,始终保持着听从自己生命血液指令的生机勃勃的一致性。潜心研究牛汉作品充满质感而以生命的体验去寻求艺术的创造,而非以艺术的修养去往生命的体验,这是牛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最重要的标志。

正如牛汉自己所说的:“我不属于任何美学的‘主义’,不在什么圈子里。我不是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我的人和我的诗始终不成熟,不优雅,不规范。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和一闪一闪的亮光,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远景奔跑,从不徘徊和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7]一句话,牛汉的诗来自他的骨头,发自他的灵魂,源自他以血与火铸就的中国式的现代文化精神,是在岁月莫测的苦难与创痛中,一个永不为时代所驯化的独立人格所发出的呐喊与追求。

参考文献:

- [1] 洪子诚,刘登翰. 中国当代新诗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12.
- [2] 牛汉. 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M]//梦游人说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3] 牛汉. 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与断想[M]//学诗手记. 北京:三联书店,1986:12.
- [4] 晓渡. 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J]. 诗刊. 1996(10):49-54.
- [5] 绿原. 活的诗[M]//牛汉. 温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序.
- [6] 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235.
- [7] 牛汉. 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M]//梦游人说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5.

责任编辑 韩云波

Life Poetics in the Niu Han's Potential Writing

YUAN Shi-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angfan University, Xiangfan 441053, China)

Abstract: Niu Han who is the important member of Qi Yue Group refined the poetics in the historical horizon when the literature was lost. The poems written by Niu Ha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on the poets' special precious love were regarded as the best in his whole poems. They possess th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considerably, because they are not only the products of his life and pain expressing the spiritual word the poets had in a particular time, but also represent the important stage of tradition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his poetic art. Niu Han's poems of Culture Revolution, informed by his own singular life experience lay the focus one's spirit is most concerned about on the life itself, embodying the frustrated feelings brought about by freezing and prison of life, pursuing the artistic creation from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that make him distinct from other poets.

Key words: Niu Han; poems writte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tential writing; life experience